

飞扬诗意中的大时代



《诗与政治》
姜进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女子越剧很少包含抗争意味,是文人所谓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,婉转悠扬地唱着人间绵绵情意,因此,它能在“抗战”那段动荡紧张的岁月里兀自妖娆。但随着现代中国女性意识的崛起,人性的解放渲染了革命的色彩,越剧这一艺术也走上了另外的旅途。

李欧梵在《上海摩登》中,将张爱玲小说的流行,归因于其对“宏伟叙述”的美学颠覆。这样的小说女人来写才好看。越剧演员起初也是清一

色的男性,但这个剧种极少表现家国家天下的宏大叙事,没有《空城计》和《大保国》,只关注个人间的爱恨情仇,上演《梁祝》与《红楼梦》,这样的戏剧也需要女性来演绎,姐妹间水袖飞扬挥洒自如,诗意自然就出来了。

看一场属于女人的演出

越剧在上海开始发展,恰逢五四思潮席卷全国,妇女解放运动之下,女性纷纷走出家门,追求自由恋爱、经济独立、生活趣味。尤其在西化大

本营上海,很多女性走进了戏院。在男性扮演的旦角,与真正的女性演员之间,女观众显然更喜欢后者。因此,在当时的上海,30万商人、白领的夫人,成为最主要的越剧观众;加上一些收入较高的女工,也愿意拿出一天的薪水,看一场属于女人的演出。于是乎,越剧女班取代男班,只用了短短数年。

抗战爆发是女子越剧发展的又一个契机。对于孤岛时期的文艺状况,已有颇多研究,有名的如傅葆石《灰色上海 1937—1945:中国文人的隐退、反抗与合作》、邵迎建《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》等。女子越剧的不同之处在于,它很少包含抗争意味,是文人所谓“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”。在孤岛中,大量涌入的女子越剧团满足了落难富豪们的娱乐需求。影响所及,女子越剧“成为沪上最红火的剧种,在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”。

中国戏曲学院的学者傅谨在《抗战时期的上海演剧》中也单列一节,谈女子越剧在上海沦陷期间的兴盛。文章举 1938 年 11 月 14 日《申报》上的戏剧广告为例说,当天京剧有 11 个剧目、13 场演出;话剧有 4 个剧目、7 场演出,而越剧竟有 16 个剧目、17 场演出。越剧此后的地位更趋上升。

上海孤岛沦陷,各种严肃剧种被日军严禁后,情色成为越剧的护身符,依旧能照演不误。但在现代媒体的广泛曝光下,日益成为大众明星的越剧女演员,不甘于备受偏见,渴望将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与真实人生剥离开来。

为向人以示“清白”,名角袁雪芬着手推动越剧改革。她的目标有两个,“一是肃清越剧作为一种传统小戏,与生俱来的低级粗俗的色情表演,而以民初上海通俗文学中流行的高度情感化的爱情剧模式取代

之”;二是要打造华丽的舞台效果。这也是迎合那些中产阶级女性的审美要求。

将鲁迅的作品搬上舞台

这种改革理想与当时的左翼文学一拍即合,催生了越剧《祥林嫂》。所谓“祥林嫂”,因其出现于中学教科书,在中国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但是在当年,一个越剧演员不可能去阅读鲁迅的小说,更不会知道这个小说人物所蕴含的广泛含义——批判封建礼教。

姜进在《诗与政治》一书中,如探案一样,还原了越剧《祥林嫂》产生的全过程。先是中共地下党员丁景唐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工作,介绍好友吴康入党。后来丁得知吴的妹夫南薇是雪声剧团的编导,就送给他一本自己写的《妇女与文学》。南薇在里面读到一篇《祥林嫂——鲁迅作品女性研究之一》的文章,产生浓厚兴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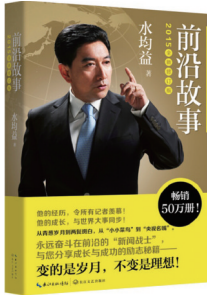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,丁景唐又让业余从事戏剧工作的地下党廖临,以“阿康哥(吴康)介绍我来认识你”的名义,成为南薇的朋友。廖临的女友,同为党员的童礼娟,则和袁雪芬做了姐妹。在说服他们编演鲁迅作品的过程中,廖临对南薇说,“将鲁迅的作品搬上舞台将会成为他艺术生命的制高点”。这句话对正在致力于提升女子越剧品位的南薇、袁雪芬无疑具有极大的杀伤性。很快,越剧《祥林嫂》与观众见面,并在一批左翼刊物的跟进下,成为上海文化界的一时热点。

每一个时代都有丰富的内在纹理,交织下不同的意义结点。姜进在《诗与政治》中,便是以越剧这一结点纵深观察,为我们讲述的,不仅仅是一个剧种如何在公共文化空间中发展自己,也不止于一种艺术创新,更涉及女性意识的觉醒、社会的发展、国家现代化、公共文化建设等诸多方面。(来源:新华读书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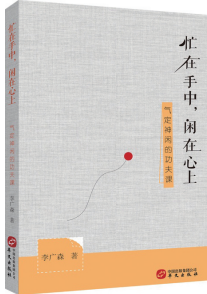
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
作者:弗兰克尔
出版社:华夏出版社

本书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最具影响力的十本著作之一,并入选香港大学必读 50 本图书。到今天,它被翻译成 24 种语言,销量已达 1200 万册。弗兰克尔不止是二战纳粹集中营走出的待决囚徒,他用一生证明绝处再生的意义,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告诉世人:炼狱般的痛苦一经超越,枝头绽放的将是爱与希望的花蕾……



《前沿故事》
作者:水均益
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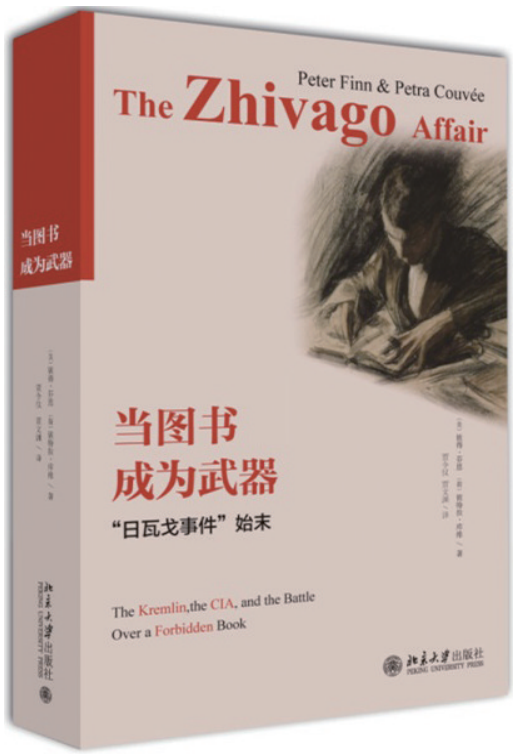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以 2015 年的全新视角,重新梳理水均益 30 年精彩新闻生涯和传奇人生经历,讲述其如何从一名初出茅庐的“菜鸟记者”,成长为遍访世界风云人物的“一代名嘴”,与读者分享成长与成功的励志秘籍。



《忙在手中,闲在心上》
作者:李广森
出版社:华文出版社

作者是生活中的大忙人,但他总能在百忙之中写下修养身心的文字,带着体温的生命体验,用一切感官感知着我们周围的世界。当他遭遇成长时,用心记下感知自己、规劝自己、慰藉自己、温暖自己的文字。让人读后产生恒久、安静、平稳呼吸的舒畅感,教人由百感交集中生无限勇气与力量。

《日瓦戈医生》和它背后的故事



《当图书成为武器》
彼得·芬恩 彼特拉·库维
北京大学出版社

“这个名字就是战争的代名词!”1958 年底,在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“卑鄙挑衅”表示不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后,国内对他的大批判达到了顶峰。

《日瓦戈医生》是冷战时期最为著名的苏联小说,这本“污蔑十月革命”的“反动小说”在西方出版后的第二年,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此事大大激怒了克里姆林

宫,视之为西方世界的“恶毒攻击”。然而此书在苏联批得越臭,在西方越香,其英文版一上市就登上《纽约时报》畅销榜第一名。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,《日瓦戈医生》在苏联一直被禁止出版,几乎没有人知道地下流传的俄文版其实是美国中情局资助的。《当图书成为武器》解开了这一段秘密:在中情局的策划下,俄国流亡者、梵蒂冈牧师、苏联运动员、大学生、游客都参与了偷运图书。扩散行动遍布全球:在阿富汗递给俄国战俘、在伊朗偷偷塞给俄国卡车司机、在加纳利群岛提供给俄国水手……

《当图书成为武器》原名非常平实:“日瓦戈事件”,没有 007 式的情节,却有大量细节表现极端环境下的人性。

苏联全天候开动宣传机器,连儿童杂志都在批斗这个“恶毒的文学胜利小人”。《文艺报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,发表了 423 封读者来信,充斥着“我没看过《日瓦戈医生》,可是……”这样的措辞。

苏联作家联盟 800 人批斗会持续了 5 个小时,最后宣布一致赞成开除帕斯捷尔纳克。只有一个声音大声说:“我反对!”这唯一的反对者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、斯大林的妻妹安娜·阿利卢耶娃。

“我从来没有把拒绝发言看成什么英雄气概,然而直接参与犯罪跟拒绝参与,难道没有区别?”20 多年后,大批斗会上拒绝发言的作家叶普图申科反思。当年有沉默的庸常者,也有沉默的反抗者。高尔基文学院要求大学生参加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示威游行,很多学生躲在厕所里,对

敲门声充耳不闻。

苏联的大批判给帕斯捷尔纳克戴上了殉道者的荆棘桂冠,秘密传阅此书成了英勇行为。在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,苏联游客一拿到书马上撕掉封面,把书拆散隐藏。在维也纳世界青年节上,袖珍版《日瓦戈医生》被扔进大学生的大巴,混在代表中的克格勃宽容地说:“拿着吧,阅读吧,只是别带回家。”

下禁令的赫鲁晓夫根本没看过这本书,后来国际舆论让他下不了台,他让女婿看看,女婿说没啥,据说赫鲁晓夫气得发疯,抓住作协高官的衣领使劲摇晃。政治人物低头认错不容易,特别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之争,直到赫鲁晓夫被迫下台,他也没有解禁此书。在软禁中,他读到了《日瓦戈医生》的打印稿,他为没能允许此书出版而悔恨。讽刺的是,这时他自己也只能偷偷带出口述磁带,在西方出版回忆录——按照当年对老帕的批判,这属于“叛国”。

1989 年,一个外国记者和朋友在莫斯科街头散步,突然看见一大群人排队,有排队习惯的莫斯科朋友想都没有想就站到了队尾。排到前面才知道,这是《日瓦戈医生》解禁后第一次全文出版。

帕斯捷尔纳克去世时,他的邻居,新上任的作家联盟领导装病,把全家的窗帘都拉上,对数千人的送葬队伍视而不见。当年无数秘密警察监视着来参加葬礼的人,如今诗人的坟墓成为朝圣之地,年轻人盘桓于此,朗诵着他的诗句:“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,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。”

(来源:新华读书)